



# 大雪初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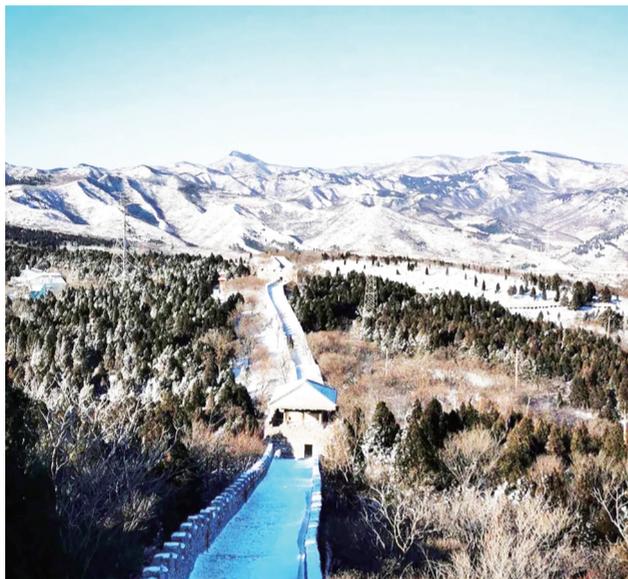
□ 郑峰

今年元宵节前夕的一场雪，下得很大。据气象台介绍，淄博今年降水量累计已达30.4毫米，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。毕竟是龙年啊，又是一龙治水，省去了内耗，天气也好掌控了。

今天，天气放晴，从窗口望出去，蓝天白云，高空万里，空气清新，一排高大威猛的银杏树，抖去了一身枯叶，显示出了一身的腱子肉，铁铸似的直刺向湛蓝的天穹。我第一次看到，无叶的树枝与蓝天白云如此这般的和谐，一点都不感到苍凉和单调。

窗外的甬道上，经过打扫后的柏油路面，剩下薄薄的一层雪冰，在并不骄烈的阳光照射下，慢悠悠地变成了一片片水景，路面几乎全部露出了真面目，只是显得更加浓黑了。房顶上的积雪，也开始瘦身运动，似乎变得薄而透明了，但尚未看到滴水。也许化开的雪水，早已顺着下水管道流走了吧。

午后的阳光，变得更加柔和妩媚，使坐在窗前的人们，有种温暖慵懒的感觉。此时此刻，仿佛天地间，都被上了一层静谧安详的轻纱，岁月是



雪后的博山原山齐长城

如此温馨静好。

突然，一声响亮清脆的鸟鸣声，划破了这宁静的氛围，春天的信使来到了。

我的脑海里，开始飞翔着无数诗人们“春”的诗篇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诗词总是与人们的心情相呼应。“安史之乱”结束后的第二年，杜甫回到了

成都之郊的草堂，几经动乱颠沛的生活结束了，又值新春时节，看到眼前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，心情大好，对生活又充满了期待，于是，信手写出这首流传千古的绝句。因为一场雪，每一个角落都变得可爱了。

韩愈吟：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当雪遇

上春风，纷纷扬扬；当雪落在柳芽上，孕育着希望。雪落春风，雪落人间，自有一番别样风情。

春雪，也曾见证过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。元和十年，被贬五年的元稹回京，春风得意，经过蓝桥驿时，在驿壁上留诗一首。八个月后，被贬江州的白居易经此，满怀失意的他，读到元稹的诗句，感慨万千，也留诗一首：“蓝桥春雪君归日，秦岭秋风我去时。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循墙绕柱觅君诗。”

最奇特的是苏东坡了，这个才华横溢，极具多面才能的人物，一生却几乎都在被贬中活着，一直被放逐到当时蛮荒之地的琼州。不过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，在他的心里坚信：总有一个春天，为你而来！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”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。

雪，是雨的精灵，它的飞舞，是赶走冬寒的鞭子，激活天地间的能量，唤醒沉睡的万物！

推开窗户，春风拂面，走出屋门，山川嫩绿，无垠的大地，春风吹又生！



## 五绝·立春迎雪 (中华通韵)(外7首)

□ 李绪贵

春风知我意，  
吹梦大如席。  
梨花纷落间，  
一夜闻羌笛。

## 七绝·春意(中华新韵)

东风龙舞千帆立，  
梨树催开次第枝。  
岂需三五冰消后，  
梅落春萌嫌雨迟。

## 七绝·春夜雪满枝(中华通韵)

昨夜琼花挂树梢，  
晶莹剔透玉妖娆。  
怎知旭日午行暖，  
化作春流润碧桃。

## 七绝·春早(中华新韵)

一夜东风挂玉花，  
抬头仰望落红颊。  
春来已与三江绿，  
桃树灼灼乘梦发。

## 七绝·雨水寄柳(中华通韵)

小院沾湿润客家，  
雨来花信争相发。  
春风最解行人意，  
折取丝绦寄予她？

## 七绝·雨水飞雪(中华通韵)

已是雨来乍飞雪，  
春风初到又西斜。  
试问青龙欲何为？  
花灯舞动上元节。

## 五绝·春明景和图(中华新韵)

斜风理碧绦，  
春雪没青苗。  
冰散溪流暖，  
归心过柳梢。

## 七绝·春耕(中华新韵)

飞雪暂随龙起舞，  
抚摇飘落润青竹。  
泥炉温盏闲聊事，  
山野耕牛遍荷锄。

# 不如见一面

□ 袁二辉

“不如见一面，哪怕是一眼，你是我穿过思念的箭，不如见一面，哪怕就一眼……”

迷上凤凰，只因为读过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。在《边城》中，他一次次诉说着那青山绿水中质朴的人们故事，我的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，期盼感受那朴实简单的所在。

2月13日16时16分，我们离开张家界驶向凤凰。微曦的夕阳收起刺眼的光芒，温情似水地眷顾着这个世界。

天色渐晚，一阵寒意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，一只凤凰张开俊俏的翅膀熠熠生辉，仿佛向世人传递着新年的祝福，两只凤凰，三只凤凰……前面的路灯全部是凤凰形状，下面均扯着一串福字灯笼，昭示着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过了两个路口，眼前的世界亮如白昼，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无不花灯闪烁。一位身穿制服的交警正娴熟地指挥着，一丝不苟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，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径直往前驶去，排排高楼大厦矗立在渐浓的夜色中，“湘西血粑鸭”“如家酒店”“苗家寨米粉”等吃的、住的、用的店铺渐次出现，台阶上一拨又一拨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着，马路中间的汽车和大巴车，一辆接着一辆，缓慢行进。一种奇特的交通工具——机动摩托车出现了，后座上坐着一人或两人，插入两辆汽车中间随风而去，令人羡慕。

小帅的手机响起来，是网约民宿老板打来的。小帅的

言语中透露着焦急与无奈。只听见电话那边问：“你们在哪里？车牌号多少？”

等待是种无言的煎熬。一会儿，一位头戴白色头盔，身穿灰白色羽绒服，骑着摩托车的男子敲起了车窗。他的鼻翼上闪烁着晶莹的汗珠，必定是急我们所急的。民宿阿哥（土家族对男性朋友的称呼）来接我们啦！他在前面领路，躁动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

台阶上的人不知何时多了数倍：手牵手的甜蜜情侣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……小帅的电话再次响起：“走最右边的道，在前面路口处拐。”车子刚拐入胡同口，那个熟悉的身影闪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跟着阿哥进入停车场，一列列、一行行的车如凯旋的士兵。后备厢里的大包小包被取出堆放在地上，如一座小山。“先驮两个人过去吧！”“不用啦，不用啦！”终究拗不过阿哥的盛情，我们分两组坐上他的车后座，行、穿、插、越到达了“云家”民宿。

青砖红瓦的古楼，飞檐翘角的马头墙，老宅的蜘蛛网，都板结成时间的坚果，像一本本线装书，等待着去破译和解读。

我们伫立在南华门大桥上，清丽的沱江似一条光滑的丝带从远山飘摆而来，轻柔地穿山绕城，为这座古老凝重的古城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灯光忽明忽暗，黄的、红的、蓝的各种光芒交相辉映，映入水中，光晕迅即散开了。楼房的

倒影影影绰绰，成了富丽堂皇的宫殿。水面上弥漫着氤氲的雾气，婀娜多姿，袅袅升起，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越夜越美丽，此时的沱江两岸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。桨声灯影里人声鼎沸，古色古香的小巷掀起了灯红酒绿的一页。“阿妹，编个彩辫吧，你头发这么好看，编出来一定更好看的！”“阿妹，要不要租苗服，你这么漂亮穿起来肯定好看。”

泛舟沱江，橹动舟移，碧波荡漾，迷人的画卷缓缓展开。右边的吊楼挨挨挤挤，木格窗里不时飘出米酒的醇香或露出灿烂的笑脸；左边的老营哨街店铺林立，柳条低垂，游人如织。中坝水流湍急，激起一阵阵浪花，嬉笑声、尖叫声不绝于耳；岸边的水车吱吱呀呀，好似向谁诉说着昨日的故事；划过风雨桥，河水在沙湾打个旋，水平如镜，如诗如画。艄公吟唱起一首柔情的山歌，勾魂摄魄，烦恼、忧愁顿时烟消云散。

24点钟的古城依然灯火如昼。狭窄悠长的大街小巷，纵横交错的石板街斑斑驳驳，摩肩接踵的人儿你退我让，各种方言土语亲切润耳。

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扑面而来，臭豆腐是凤凰古城本地很有名的小吃，经过时恨不得躲得远远的。一些人正在排队等候，四十多的阿姐正在给油锅内的赤褐色方块豆腐翻个，稍候片刻捞出，用筷子轻轻拨开一个小口，往内放入辣酱和蒜蓉，再放点榨菜或酸

萝卜，最后撒上香菜。

“翠翠在风里长养着，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，为人天真活泼，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。人又那么乖，如山头黄麂一样，从不想到残忍事情，从不发愁，从不动气。”这是沈从文在《边城》中对翠翠的描写。

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已远去，目力所及满城皆翠翠。身着民族服饰、佩戴银饰的姑娘正在进行旅拍，摄影师指导着她们摆着各种造型——有的提着竹篮，或马灯，或苗鼓；有的坐在离岸不远的石头上赤脚放在水流中；还有三四个姑娘站成一排拍集体照。在沱江的游船上，身穿苗服的“翠翠”提着闪亮的灯笼静立船头；也有身着苗服的姑娘走在路上，佩带的银饰叮咚作响；城墙下、小河边，无数穿着各式民族服饰的“翠翠”，夹在成千上万的游客中，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还有以纪念翠翠命名的茶店，莓茶当茶底，上面是厚厚的各色奶油，抿一口，淡淡的酸甜味让人回味无穷。

酒吧门前霓虹闪烁，屋内灯光摇曳，人影婆娑。每家酒吧里都有一位嗓音独特的歌手倾情演唱，他们的歌声吸引着大批游客入内或者在门前驻足聆听……

我醉了，沉浸于古城的风月之中，徘徊于灯火阑珊中的古风庭榭，流连于月光倾泻下的小桥流水……